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夏目漱石

作品选

注译：郑礼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外教社 走近经典 日语阅读系列

主编 谭晶华

夏目漱石

作品选

注译：郑礼琼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外教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夏目漱石作品选: 日汉对照 / 郑礼琼注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

ISBN 978-7-5446-1871-7

I. ①夏… II. ①郑… III. ①日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日本—近代 IV. ①H369.4: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08235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曹 艺

印 刷: 上海华文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625 字数 508千字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 1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1871-7 / I · 0149

定 价: 40.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序

日本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是世界文化花园中的瑰丽奇葩，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诺贝尔文学的获奖作，源远流长、群星灿烂的日本文学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文学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通过日本文学，我们可以学人生、习教养、长知识、阔眼界。在思想意识、人生理想、处世方法、道德观念、行为准则、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包括日本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曾经影响过几代人，今后，还必将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影响年轻的一代。在世界加快走向全球化、各国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读者通过日本文学这扇窗，更多地了解日本文化，借鉴邻国的经验与精华，实在很有必要。如同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一样，外国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问，它可以陶冶情趣，提高素养，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培养人的洞察力、推理力、判断力和思辨分析能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日本文学连同世界各国的文学在广泛涉猎、表达悟识和再现生活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一处蕴含丰富的精神矿藏，值得我们一代又一代地去开发。

正因为如此，我国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大纲把日本文学课定为主干课程，要求日语专业的本科生通过学习提高文学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素质和气质，同时希望学生能初步掌握文学批评的方法，为将来从事日本文学研究、教学或撰写文学方面的学术论文打下基础。教育部即将颁布的《高等学校本科日语专业规范》中也规定必须开设日本文学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这套《外教社「走近经典」日语阅读系列》挑选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有岛武

郎、樋口一叶、永井荷风、岛崎藤村、中岛敦、太宰治等十余位日本近代文学中最具魅力与影响力的作家的经典作品，每一卷由导读、正文、注释、精彩片断日汉对照及生平大事年表等部分有机组合而成。近年来，我国设置日语专业的高校数量迅速增多，许多学生苦于手头缺少可供阅读的经典原著，我们由衷地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弥补这个缺憾，使日语专业的学生、日本文学的爱好者能通过阅读来增加知识面，提高语言的综合能力，在跨文化交际表达中更加言之有物。

茅盾先生说过：「要真正透彻理解一部外国文学名著，就要第一，知道这位艺术大师的生平及所处时代的思想潮流；第二，知道这位艺术大师从他本国的文学遗产中继承了什么，从别国的文学名著中学习了什么，从同时代的不同流派的作家方面受到了什么影响？弄明白了上述诸问题，然后你真正懂得了这位艺术大师的独创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了。」（《为介绍及研究外国文学进一解》）。我以为这是文学巨匠在教我们如何学习日本文学。愿本书的读者能通过这些经典名著读出每部作品种的语言变化，从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学理念、文艺观、自然观、季节感、生死观、恋爱观、传统文学与审美意识等各角度去欣赏名著，感受日本文学的独特的美，并把日本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和研究。

是为序。

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主任

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

谭晶华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五日

导读

日本第一『国民作家』——夏目漱石

无题

真踪寂寞杳难寻，欲抱虚怀步古今。
碧水碧山何我有，盖天盖地是无心。
依稀暮色月离草，错落秋声风在林。
眼耳双忘身亦失，空中独唱白云吟。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夏目漱石作）

1 导读

作为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日本的『国民作家』夏目漱石与中国的鲁迅都有一种傲骨精神，他们在近代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无题》是夏目漱石在病逝之前写下的最后一首汉诗，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无私无我、大彻大悟的思想。有关人生的归宿和天人的透彻清静心境也浓缩在作家晚年提倡的『则天去私』四个字里面。在短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夏目漱石留给后人的艺术作品汗牛充栋，除了小说，还有英文诗歌、汉诗、俳句、随笔、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等。在夏目漱石的作品里面，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的艰苦跋涉得到集中的反映，近代自我的确立成为重要的主题之一。

(一) 作家的诞生和前期创作

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成年人的人格几乎在五六岁时就基本形成了，了解夏目漱石的人生经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家的思想根源，深入解读作品的内涵和意义。

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原名金之助，出生于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旧历庚申）的江户牛込马场横街（今东京新宿区），激变的明治（一八六八年）时代的印痕伴随着作家的一生。父亲小兵卫直克是一位「名主」（世袭行政官），在「大政奉还」、幕府瓦解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冲击下，家道日渐衰落。同时，人们迷信在庚申晚上出生的小孩很可能成为小偷。因此，家人丝毫没有因为金之助的诞生感到高兴，父亲甚至抱着一种厌恶的态度。自降生于人世开始，夏目漱石就不得不面对人生的悲哀。同时，作为六兄弟姐妹的末子，金之助被父亲视为多余之子，两度遭受家人的抛弃而沦为别人家的养子。早在襁褓中，金之助就被送给了经营二手家具的人家，常常被随便放在街边破旧家具中的笨篱里面。后来，姐姐实在看不下去才把他抱回了本家。几年以后，父亲再一次把金之助送走。两三岁的时候，金之助的面前出现了第二对养父母盐原夫妇。盐原夫妇十分溺爱他，但只是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年幼孩子的内心始终没有获得温暖亲情的滋润。不久，盐原夫妇之间出现感情问题，正如作家所回忆的：「六七岁的时候，我每晚因为父母的吵架而无法入眠。」（《断片》）九岁的时候，金之助因为盐原夫妇离婚而回到亲人身边，不幸的是，五年以后慈祥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直到十七岁，金之助才恢复原来的户籍。灰色的童年经历使作家的人生观笼罩着一层黯淡的迷雾，他在晚年给林原耕三的书信上写道：「我认为意识是生命的一切，但不认为意识是我的一切，

即使死了仍有自己。而且死后才能还原为自己的本来面目。我现在不想自杀，恐怕只要能活就活下去，并在生活过程中好像普通人一样发挥自己生就的弱点。因为我认为这就是生活。我厌烦生的痛苦，同时最厌烦从生转到死的更厉害的痛苦，所以不想自杀。另外，我选择死不是悲观，而是厌世观。（略）然而，你若和我同样认为死亡是人最幸福的归宿，我便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悲哀，反而十分高兴。」同时，夏目漱石也敏锐地觉察到个体生存的异化。在传统家族制度中，「家」的利益就是一切，作为实现家族延续的工具，任何一个人都是可以「取代之物」。父亲小兵卫直克因为家族经济问题抛弃亲生儿子，盐原夫妇领养的目的也是为了盐原家的「家督」与养老问题。最后，金之助恢复了夏目的户籍，其实也是因为大哥、二哥早逝，父亲为了确保家族延续才做出了决定。种种经历都证明了当时的功利思想，根本没有所谓的亲情与个体的自我价值。既然谁都不是一种独一无二存在，那么个体的生存就失去了稳定的根基，人生必然充满了烦闷与不安。故而，「生的不安」也是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在「生的不安」里面，真实与虚伪争斗的号角每时每刻都在夏目漱石的脑际响起。尖锐的文明批判成为作家一面鲜明的旗帜，它也与夏目漱石的汉学修养息息相关。青年时期，夏目漱石深受汉文学的陶冶，对于他来说，汉学就是教导「以身殉国，匡救主君于危难之中」的学问，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思想、黑白分明的儒教伦理观始终贯穿了作家的一生。除此以外，通过两年留学英国（伦敦）的经历，作家也了解了西方启蒙思想所倡导的自由民主精神。总之，东方与西方的互视视野促成了一个伟大国民作家的诞生。

一八八九年，夏目漱石入读第一高等中学，一八九三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科。学生时期，他与近代和歌、俳句的革新者正冈子规结为好友，从事俳句写作。在子规的《七草集》

的刺激下，创作了纪行汉诗文集《木屑录》，并以「漱石」为号。「漱石」二字出自中国的《晋书》「漱石枕流」，包含着「顽固之人」或「怪人」的意思。一九〇〇年夏目漱石公费留学英国，不久就认识到：「所谓的汉文学与所谓的英文学毕竟无法归为同一定义，两者迥然而异。」东西方的人文差异进入了漱石的视野，经过一番苦战，他终于树立起「自我本位」的人生观和文学观，探索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一九〇五年，也就是在大学讲师时代，夏目漱石展开了初期的文学创作。在高滨虚子的鼓励下，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我是猫》。通过猫的眼睛对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明治社会黑暗现实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接着，中篇小说《哥儿》（一九〇六）采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塑造了朴实、率直的「哥儿」形象，褒扬了主人公的正义感，对社会邪恶现象尤其是腐败的教育界进行了批判。作品语言平易，滑稽而有风趣。短篇小说《二百一十天》和《疾风》对明治以来「文明开化」造成的时代错位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中篇唯美小说《旅宿》（一九〇六）则通过画师的眼睛，描绘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美的世界。与随笔《伦敦塔》、《幻影之盾》和《一夜》等作品一样，都充满了浪漫、抒情和梦幻的色彩，实际上都是作家厌恶现实的黑暗而萌发的一种超脱的出世思想。

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夏目漱石在写给学生森田草平的书信中讲道：「我是希望我的文章能流传百代的野心家。」两年以后，四十一岁的漱石发表了风格独特的随笔性短篇小说《梦十夜》。以「有梦如斯」起首，通过独立的十个短篇精心构思了十个不同的梦，分十次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与《我是猫》、《哥儿》等其他作品迥然不同，这一作品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通过象征、隐喻与类比等文学符号构筑了十个不同的物语世界。《梦十夜》的主题十分丰富，我们可以看到爱情、「原罪」意识、无意识、文明批判等，而这一切都是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生涯

孜孜以求的人生课题。

作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忠贞不渝的爱情成为第一夜的故事核心：年轻女子与「我」生死相离而相约百年再会。「我」的叙述声音与有限视角的设定增加了梦境的神秘气氛与迷幻色彩。在「我」面前，年轻女子留下一句「请为我守候一百年」之后，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然后，「我」守候在墓旁，珍珠贝壳、星尘、浮沉的太阳等构筑了一种永恒的时光。突然，从女子的墓碑长出一朵百合，「原来百年已到了」。原来，百合就是女子的化身，晶莹的露水宛如女子离别时候脸上的泪水。同样，第五夜以古典悲剧的笔触讲述了发生于神代的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化身勇猛武士的「我」不幸被俘，临死请求与恋人相见最后一面。然而，由于天探女作怪，最终恋人跌下了万丈深渊，「我」空留遗憾。在此，突显了个体自我的「爱」与时代的相悖，故事有一种苦涩晦暗的基调。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九夜母亲讲述的梦更加悲凉。在动荡的社会，年轻的母亲带着三岁的孩子苦等丈夫，一到夜里就去神社祈拜丈夫平安归来。然而，丈夫早已因为流浪武士的身份而殒命。第一、五与九夜从不同侧面都讲到了执著的爱，但是，故事却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浪漫氛围。另一方面，犹如日本评论家伊藤整、荒正人所述，《梦十夜》的底部确实流动着一种灰暗的色调——「个体生存的原罪性不安」。实际上，作家于一九〇六年在寄给野间真纲的手绘明信片中也提到了「罪」：「我做梦梦见，从前犯下的、后来已悉数遗忘了的罪恶，像张贴布告般地张贴在我枕边的墙上，我无言自辩，这罪恶多半是杀人的事。」因此，第三夜无疑是这一「原罪」意识的艺术化处理：「我」背负着失明的儿子走在黑暗的野外，最后惊觉儿子是自己一百年前所杀的盲人。故事的诡异性与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有着鹤屋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河竹默阿弥的《莩红叶宇都谷岭》等江戸怪谈以及《片假名本·因

果物语》、《平假名本·因果物语》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梦十夜》的另一大主题就是文明批判，集中反映于第二、六与七夜。在《现代日本的开化》的演讲中，夏目漱石敏锐地指出与西方「内发式」的开化相对，日本属于「外发式」的开化。换言之，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而日本则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效仿西方模式而推动了现代化进程。因此，人为的盲目西化必然导致拜金主义、传统道德沦丧、物欲横行、自我意识过剩等问题，这些批判思想都以象征的形式反映在了《梦十夜》中。第二夜中，「我」化身为因无法悟道而痛苦不堪的武士。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特有的符号，武士身份与禅悟的设定深具象征意义。与「他力」的佛教相对，禅主张「自力」，也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悟道。面对「赵州曰无。何谓无？」的公案，武士一心想要悟道，证明自己的武士身份，然而又摆脱不了和尚的羞辱话语，反而陷入了一种癫狂状态。武士执著于身份、他者的话语，阻碍了自我悟道，而从中也可以了解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同样，第六夜「我」见识了镰仓时代著名佛像雕刻家运庆高超的雕刻工艺。赞叹之余听到身旁男子讲道：「只不过他（运庆）用凿子和木槌把埋于木头里面的眉毛与鼻子挖出来罢了。」「我」恍然大悟，回家找出木头想要雕刻佛像而以失败告终，终于明白：「仁王根本没有藏于明治时代的木头。」在此，「仁王」显然就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正因为近代日本的文明开化是一种盲目的西化，人们才丧失了传统的信仰，陷入了茫然的不安之中，第七夜置身于西行巨轮的「我」正是近代生存不安的集中体现者。

除此以外，第四、八与十夜则以天马行空的想象讲述了三个难以捉摸的奇闻轶事。第四夜以一个孩子的天真视角讲述了一个奇特的老爷子，老爷子最终走入河里而一去不回；第

八夜是『我』透过理发室的玻璃环视市井百态，而玻璃投射的景象又与现实相异；第十夜『我』听说了恋慕女色的庄太郎最终被猪舔的奇特遭遇。有关《梦十夜》，夏目漱石自嘲：『只有懂的人才能理解这部作品，同时预言这部作品要经过长久岁月之后才能够被理解。有趣的是，《梦十夜》于二〇〇八年由日本十位著名导演拍成了电影，距离作品发表刚好是百年以后。』

一九〇七年，夏目漱石辞去大学教职，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的职业作家，开始专心于文学创作。五月至六月间，在《朝日新闻》连载理论著作《文艺的哲学基础》，同时正式出版了理论著作《文学论》。在全新的起点上，夏目漱石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和《矿工》，继续探索理想的文学道路，两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虞美人草》采用的是华丽的『俳句连续式』文笔，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极为精细；《矿工》则是一部朴素无华的作品，既没有优美的辞藻也没有戏剧性的情节。可以说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深入的反思。《虞美人草》描写了功利主义与道义的对立，作品的主要思想反映在甲野最后写下的日记——『人们往往忘记要以理性和道义为第一义生活，采取了虚伪的生活方式蒙骗自己和别人。人们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就在于此。当这种状况达到极端时，突然出现死的悲剧，使得人们开始清醒。死的悲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化生为死，在人们没有准备的时候点出被忘却的死亡来，使捉弄人的人猛然认识到自己生活之无意义』。但是，作品并没有跳出江戸时代『劝善惩恶』的旧框架，纯粹的恶与纯粹的善的对立难免破坏了作品的审美真实性。因此，作为一种反向的设想，第二部作品《矿工》展现另一道截然不同的人文风景，围绕着『无性格论』——『人的性格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略）总之，人的性格存在诸多矛盾』，作家的笔触深入到了个体的复杂性，叩响了中期创作的大门。

① 前期三部曲

无论是前期三部曲《三四郎》、《从此以后》、《门》，还是后期三部曲《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和《心》，都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日俄战争以后，明治政府进一步扩充军备向外扩张，通过『日韩条约』吞并了朝鲜，在国内又无情镇压了工农斗争和革命运动，整个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气息。一九一〇年，明治政府假借涉嫌暗杀天皇的罪名在全国检举数百人，以『大逆罪』名义起诉其中二十六人。一年以后，判处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这次『大逆事件』震惊了日本全国，日本文学界针对明治政府的血腥镇压进行了口诛笔伐。在闭塞的时代里面，夏目漱石把笔端朝向近代知识分子，而且从外部的文明批判转向了内部的心理分析，通过恋爱问题挖掘近代个体的心理状态，探索近代的同一性问题。

《三四郎》（一九〇八）是一曲青春的哀歌，夏目漱石在预告篇写道：『三四郎从乡村高中毕业进入东京大学，呼吸到新的空气，接触到同学、前辈以及年轻女性之后产生了种种变化。我的工作仅仅是把这些人物置于这种空气之中。我打算此后让他们随意而行，自然而然地产生波澜。』作为主人公，三四郎出身熊本而未失故乡淳朴的风土人情，在现代都市东京演绎着虚妄的青春，『迷羊』的意象隐喻着刚刚脱离前近代乡土空间的个体的彷徨。二十三岁的三四郎代表了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东京的生活交错着『三个世界』：第一个世界是母亲生活着的故事，单纯而平稳，属于一种抛诸脑后的『过去』；第二个世界是广田先生和野野宫代表的学者世界，其象征是大学图书馆庄重的氛围；第三个世界里面，有年轻貌美的女性，灯光闪

烁，荡漾着欢声笑语，那是美祢子所在的青春世界，也是三四郎最为迷惘的空间。同时，发生在第三个世界的恋爱故事也是小说的核心。然而，那是一种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苦涩经历。三四郎过分单纯、朴实，美祢子则过分聪明、骄傲。漱石把美祢子称为「无意识的伪善家」，「其巧言令色并非有意而为，没有所谓善恶之类的道德观念，几乎是无意识地、任凭天性地俘虏男人」。最后，美祢子嫁入上流社会，只给三四郎留下一句话，那就是《圣经》里的「我知我罪，我罪常在我前」。在浮躁的时代中，三四郎的恋爱注定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在美祢子的画像面前，「嘴里只是喃喃自语：迷羊，迷羊」。《三四郎》描写了明治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人生困惑，也批判了「文明开化」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弊病。日俄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大多数人的头脑，小说人物广田先生敲响了警钟：「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成为一等强国，也是没用的」、「日本终归要亡国」、「作茧自缚，终将一事无成」，表达了漱石对于近代化的诟病和盲目欧化的尖锐批判。

《三四郎》结束连载大约半年以后，《朝日新闻》又刊登了夏目漱石的新作《从此以后》（一九〇九）的预告文：「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从此以后」。《三四郎》写的是大学生，这部小说是从那以后的故事，所以是「从此以后」。《三四郎》的主人公是那样单纯，这个主人公是从那以后的人物，在这点上也是「从此以后」。这个主人公最后陷入奇特的境地，从那以后怎样了呢？没有写。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从此以后」。在这部作品里面，作家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制定了详细的提纲而且屡次易稿，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与精力，在其创作生涯也甚为罕见。在夏目作品史上，《从此以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犹如江藤淳指出的：「在《三四郎》以前的作品里面，作为两大类主题的文明批判和暗淡的「自我」执著融合在了长井代助这一典型人物上

面。(略)作家的进步在于通过代助的人物塑造进行文明批判。『故事情节的展开仍然围绕两男一女的三角构图。大学时代，主人公长井代助出于旧式的道义心牺牲了爱情，使恋人三千代与好友平冈结婚。三年以后，代助成为『超越旧时代日本的人物』，犹如自恋者一样夸示自己健康的肉体并享受『美的生活』。同时，拥有理性的逻辑能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厌恶所谓的『诚者天之道也』等虚伪封建道德，蔑视『为了生存的职业』。他暗中批判父亲的虚伪，又依附于父亲的经济实力，安于『高等游民』的生活。面对好友平冈的指责，代助辩解道：『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假如整个日本社会的精神、道义和肌体大体上还算健全的话，那么我依然是个前途光明的人，我有好多事情要干，那时候会有许多的新鲜事物刺激我不断克服自己的懒惰。但是一切都落空了，我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代助洞察了近代化导致的时代问题，但他那尖锐的文明批判并不能掩盖主人公主体性的不彻底性。作为家族制度的附属物，代助缺乏独立的经济基础，丧失了基于自我意识的行动力。另外，他又否定了一切人类情感，觉得周围的人甚至父亲和哥哥愚蠢至极，一再否定与三千代的自然情感。面对家族策略结婚的逼迫，主人公终于认识到『最终的权威在于自己』，选择回归自然，向三千代作出爱的告白，又拒绝了家族安排的婚姻并与之决裂。主人公真正获得了行动力并且恢复了自然的情感，但是自我的高扬毕竟是专制时代的最大禁忌。最后，被迫外出寻找工作的代助在『红色的世界』里面走向了疯狂和破灭。《从此以后》是决心回归自然的近代个体深陷社会无底深渊的悲剧，他们的挣扎和不安则在《门》里面得到了详细的描写。

《门》(一九一〇)是前期三部作的最后一部作品。主人公是野中宗助与妻子阿米,他们恩爱而幸福,代表了作家理想的爱:「在社会看来,他们依然是两个人。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俩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直到神经末梢,都是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上,他俩犹如大水盆里聚在一起的两颗油珠。与其说是他俩排开水而聚在一处,不如说是他俩被水排开而聚在一起。」但是,黑暗的过去使夫妇生活笼罩着一层阴影,「结核性的恐怖之物」潜藏在他们的心口,因为六年前阿米其实是宗助好友安井的妻子,「社会毫不留情地使他俩背上了罪恶的道德重负。当阳光正面照射着他俩的眉间时,他俩正在承受道德上的痉挛痛苦。他俩老实地把苍白的额头伸出来,让炽热的阳光在上面留下烙印。他俩发现彼此仿佛被一把无形的锁系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都必须采取同一步调。于是,他俩抛弃了家族,抛弃了亲戚,抛弃了朋友。大而言之,抛弃了社会,或者不如说,他俩被这一切抛弃了」。他们的生活除了彼此,只有宗助的弟弟小六和富裕的房东坂井了,两者常常让宗助看到自己的过去以及本应美好的未来。同时,坂井家的小孩又触及了阿米内心的痛楚,她已经三度流产了,而且因为过去的罪过而无法生育的占卜结果也让她受到了沉重打击,她只能在宗助的爱抚之下活下去。另一方面,宗助从坂井口中得知在「满洲」的安井重返东京的消息。宗助没有勇气与「罪的根源」进行对决,为了消解痛苦的精神苦闷,前往镰仓参禅,然而无功而返。宗助无法领悟「父母未生之前」的公案。在寺院门前,请求守门人开门,对方却让他自己开门走进去。不幸的是,「他脑子里已经明白想好了开门的手段和方法,然而他却没有力量使用这种手段和方法把门打开」,和参禅以前一样,他仍然站在门外。他瞻前顾后,既不能走进门去,又没有退回原路的勇气:「他既不是走进门去的人,又不是甘心不进门的人,总之,他是伫立门外等待日

落的不幸之人。」尽管如此，结局还是泛起了一股明朗的气息。最后，安井并没有出现在宗助的生活里面。冬天过去了，宗助夫妇迎来了春天。主人公在机构改革中不仅没有失去职务反而获得了加薪，弟弟小六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也解决了。阴沉的天气转暖了，阿米喜悦地说道：「太好啦，终于盼来春天啦！」宗助应和着：「嗯，不过冬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啊！」

《门》成为漱石创作的另一个转折点。与《三四郎》、《从此以后》相比，文明批判因素几乎消失殆尽，故事主要讲述了宗助与阿米的家庭生活。在《门》里面，已经看不到开阔的社会时代画面，只有主人公琐碎的日常生活。这一创作变化延续到了后期三部曲，具体地说，就是淡化社会与个体的冲突，把焦点放在拥有不同自我意识的复数个体的冲突上。

② 后期三部曲

结束了《门》的创作以后，夏目漱石的胃病恶化为胃溃疡，在修善寺温泉疗养期间病情再度恶化，「徘徊于生死之间，如梦一般度日」，接着「吐血，状如熊胆，医生见之现出愁容」，甚至出现三十分分钟全然不省人事的症状。漱石的亲朋好友、弟子以及其他人士，怀着临终告别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到修善寺探病。最后，病情开始好转。

经历了「修善寺大患」以后，漱石的心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字不漏写在了随感录《联想种种》（一九一〇）里面。一方面，重新认识到了生命在自然面前的无常，体验到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平静。「只是在大吐血后约五六天光景，偶尔陷入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其后，似乎每天反复出现同样的状态，终于在未出现之前仿佛就能够预感到了。于是，我暗中试图想象与自己关系遥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享受过的那种不可理解的欢乐，因为这样想象时，我的精神便超越了寻常状态。」这种不同寻常的境界，使他朦胧感受到个人与世界之间某些无法解释